

守山閣叢書

史集

守山閣叢書

文集

春秋別典卷十一

魯定公

元年壬辰在位十五年周敬王十一年

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遊之子何爲絕我遊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駟馬徑于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

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
曰若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遊耳後世遊之無有極時奈
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陁爲陵於荆
臺未嘗有持鐘鼓管弦之樂而遊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
還車卒不遊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
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說苑
正諫篇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二甌重
裘而立猶慄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
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居二年闔廬襲郢昭王
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戰致死于寇闔廬一夕而十徙臥
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二年○新
書論誠篇

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有兩蛟夾其船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珪孔子曰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

乎

○呂氏春秋
知分篇

公叔文子爲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說苑
政理篇

介之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固其免乎

與仲尼同時則非晉文時之介子推可知矣總上三條年次無考恐亦楚昭之世故附之○說苑尊賢篇

吳與楚戰於柏舉定四年事三戰入郢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

散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

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

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離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

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

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

於磨山之中○戰國策楚

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而顧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仆一人若梓一人以與大心也者社稷其庶幾也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

○戰國策楚

吳王闔廬與楚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楚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服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鉞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

○說苑指武篇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韓非子說林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臣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以徇于國。」
傳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此云伏劍，是子囊也。襄十四年，子囊伐吳，敗歸而卒。

說苑立
節篇

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子胥旣伐楚，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

中卽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撓子胥軍將至當道叩撓而歌
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爲
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
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
嘆曰悲哉我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
於是乃釋鄭國還軍

○吳越春秋
闔閭內傳

陳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
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
陳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
公之子越是爲緡公

定公八年○史
記陳杞世家

子胥還軍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飢於此乞食

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
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
悲嫗曰吾有一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
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
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
金水中而去嫗遂取金而歸

○吳越春秋閭閻內傳

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履決背而行失之行三
十步復旋取屨及至于隨左右問曰王曾惜一跣屨乎昭王
曰楚國雖貧豈惜一跣屨哉惡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楚

國之俗無相棄者

○新書
論誠篇

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

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旣厚又何
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
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
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
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
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
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爲我求之願
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五日五夜見之謂曰
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
下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爲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
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鐘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

之利矣今見封爵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敢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爲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已者也是厚於已而薄於君者乎非救世者也

○韓詩外傳八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廬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槨題湊爲中內納金鼎玉杯銀罇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令萬民隨而視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

人非之

○吳越春秋
闔閭內傳

齊侯使女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波聘齊女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爲病闔廬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闔廬傷之正如其言是時太子亦病而死闔廬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太子之子夫差日夜告於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廬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於波秦之子夫差闔廬曰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以

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廬曰寡人從子立夫

差爲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見汝矣高慶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旣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予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

○說苑權謀篇

湛盧之劍惡闔廬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

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盤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
殺吳王僚也盤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
所以去者何也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三
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
子以殺父故闔廬以殺王僚一名盤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
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托
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
其劍卽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
盧入楚楚昭王曰其值幾何風胡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
客有酬其值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
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羣

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

爲寶

○吳越春秋
闔閭內傳

孔子使宰子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子以遺孔子焉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
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對曰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行不違仁貴義尙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竊窵之淫音天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

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子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孔叢子

記義篇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賁金百鎰造門請接輿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不得辭而去妻從市歸曰子少而行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轍迹何深也接輿曰王不知我不仕也遣使聘我妻曰子許之乎接輿曰夫